茅鹿門先生文集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與劉沂東憲使書

言別以來十五年于茲曩所共公促膝而談蝨而呼者猶耿虹霓襲簪舄而照環珮者也今且摧抑剝落神日以槁而髯日以抽白譬之江上月寒之蘖戴雪之枝淵明所謂欲盡者而已耳沂東公其似之乎抑獨有頎然故吾者乎同進者三百人而同心無幾僕所以倚若而吟登舟而嘯未嘗不

從南來之鴈而夢且思於溫陵之墟者前讀邸報知我公猶有郤氏鬬雞之釁僕獮襟起爲絫欷者又之老氏不云乎攘無臂仍無敵君子於盛氣之之士則俛首以下於險詖之夫則坦然若夷此則吾黨所以歷蜀道之難而儵然林壑而胡爲乎霜露之需衣也已而訊閩來學士大夫直我公而右袒者什之九僕稍稍放心耳劉少郭過草堂又獲闓起居甚慰甚慰茲特爲書附候文刻十一卷附

上求教

論吳顧兩生考遺才書

今之高才生往往督學使者輒擯而遺之非盡有司之罪也大較由諸生所爲文於精神之所措注類多緩散疎漏不能中窾於文藻之所傾吐類多龎雜繁蕪不能秀逸以故幸而及其有司之瞪目而視則骨理猶在故得並爲甄錄稍及其厭倦時則擲而去之矣故古之論善射者必首養由基以其射楊葉於百步之外而百發百中也二君其養由基之射乎抑亦世之所稱穿札洞胸者而已乎苟諸生之爲文不特自挾其穿札洞胸者之技與能而必求養由基者之至須於精神之措注處譬

則引江淮之水而灌之百川之間大者劃城邑縈河山細者導蟻穴疏鼃竇於文藻之所傾吐譬則懸明月於牛斗之墟而下照四方也方其吹金波洗玉繩濯浮埃輸灝氣蟾蜍之所不能食河漢之所不能挹關山之所不能斷雲煙之所不能翳閨姬戍婦之所倚而凄然以吟胡笳虜騎之所憑而悄然以悲遷臣騷客之所宴眺登臨而翩然以賦則靡不善矣且有司者之校遺才也大略必掇題之最難者以困辱諸生非極長者一二百言瓜蔓葛引之題即單文斷簡而枯且急者之題於是時

請二君凝神而思當其瓜蔓葛引處便須如提太阿而截犀兕剸虎豹殊有獨得删繁就簡洞中神理之解當其單文斷簡處便須於絶處逢生死中求活如入山者之轉窮谷而劃然天開如鑿井者之及虎跑而盎然仰出又若將探之不窮引之不竭此則古人所稱舞大娘之劒觀廣陵之濤而低昂舞袖素車白馬相爲俯仰於吾之心目之間而無不如意者也不審二君以爲然否憐二君才而不偶今且當背城一戰故披暑早起輒爲灑墨而書者如此聊以助二君異日提瘡痍之卒躍殿後

之馬奮戈賈勇摧强摺伏於以收後功焉不盡不盡

與胡錦衣書

先司馬公戰陣汗馬之勞於吾吳越十五州郡間所當朝夕烽燧貽之枕席譬之決江漢之水而東注之數千里間無不家汲而戶飲者當是時先帝倚司馬公爲大江以南一長塹也豈謂娼嫉中起謗書隨至以馬援銅柱之標而禍叢於薏苡以武穆河朔之定而身死於囹圄此縉紳大夫之所以按功令而流涕山谷父老田里婦女之所以

耕不忘耒織不忘杼於今丁祭獻而太息也嗟乎曩之所從　朝廷宮掖之間秉瑕蹈釁而甘心攘袂者非死牖下即擯朝請矣以予觀之當時雖屬快意而異日國史之書稗官之錄所以貽訕於沒世以發仁人志士之痛且憤者能掩乎哉雖然頊者執政高公採諫臣之請而復之故官中丞謝公採地方之議而改之特祠其所以慰先司馬公九原之靈者亦千百之什一矣而惜也贈謚未下祿廕未加吾輩徒恨抱束髮之知卒困之垂翅之年而不能如劉向之訟功於漢庭者蓋耿耿也近謁先

司馬祠賦詩四首亦賈生之過湘水而投書以吊者已繕寫附上伏惟垂覽聞兄過西湖僕所願假之翼而南見者顧適病足姑就瘍醫數日當卽拿舟過焉匆匆罪罪

寄汪南明少司馬書

僕無似間嘗竊讀古六藝百家者之遺言頗切嚮往願附世之作者考見其至也顧仕路不偶垂翅來歸譬之鳴垤之蛙吟草之螿一丘一壑之嚮而已間過故總督胡公幕府覽睹公所著贈文輒呼曰兹固流商刻羽之音也非世所雄草竊影附而

已者然恨不及多讀也一二年來學士大夫間出
公所刻墨副携示稍稍醉心而解頤焉又稍稍窺
公所繩墨古人者之似盛爲鼓鑄斧斤而獨求其
至此於其間譬之楊雄之書世或多所好而恐亦
非侯芭之所能知而指言之者且雄如昌黎猶戞
戞乎塵言之難去而公則獨提干將莫耶之鋤剸
犀兕而截鴻鵠世之臭腐並一朝而劉劃搯抉之
矣嗟乎嗟乎公非令之亦幟於以滅秦蹙項而百
戰成陽成皐之間者乎僕願左袒而過公帷焉顧
未有路也適胡錦衣過西湖敢仍歸鴻薄效奏記

外家刻十一卷附上求教

與凌太學書

兄刻史記評林書而猥以序文托僕僕老矣及讀兄所示凡例諸條僕多未諳間欲共兄面訂本末而後屬草已而思兄業有成書矣雖欲請之恐屬無及故遂揣摩兄之蒐羅百家與其鐫記者之勤稍稍詳次之謹令繕寫呈上不知能副兄所望否太史公之文漢西京以來絕調也僕嘗妄謂千餘年間世之學士大夫知好之而未必能言之即醇如劉向博如班固奇如韓愈逸如歐陽修適宕如

蘇氏兄弟似登其堂而闚其室矣然亦才指各有所近不可不謂之異也而同工而要其不相授受處則猶然在也嗟乎嗟乎兄今强僕序之竊欲起太史公於九原與之商爲擘畫措注而後點綴焉而恨無路其所欲爲兄吐露什一然巳譬之啞兒喫苦瓜口欲言之而又有終不相及者巳嗟乎嗟乎兄得無以我爲癡人說夢夢時若了了而夢醒後又黯然意銷卒無一言相指畫者乎不盡不盡

與袁太冲書

太冲以忤當世坐罪奪官歸客或傳太冲不樂見

賓客往往匿身煙霧間嗟乎嗟乎太冲其古之逃虛者乎抑亦世之所不忍組紲之棄而簪紱之遺者乎如前所云則必莊生之傲漆園而不受楚王之聘於其初可也如後所云則又區區於破甑之顧而浮漚之滅者而量太冲又不欲以之囷約其身爲也然則丹丘綠水之間吾獨不可以擒巖而臥枕谿而釣也乎閩中游君以舊從事過齋中特爲濡毫而書寄貽左右倘太冲不以僕所言爲嗤抱琴而過湖焉僕願從太冲側耳而聽白雪之曲也

與郁秀才書

承兄屬僕表先君子之墓愧子非閒於文者不足以副仁人孝子之思及手王廷尉與陸京兆公所爲誌與狀參而互之兩公之言或人人殊甚者自相抵牾始以爲謹厚而中或以爲節俠始以爲稍稍事節縮而家用饒富而其後也又或以爲散子母錢不收而家且衰落大都近代以來縉紳先生好摹畫史記漢書爲文章而於公卿士庶誌銘傳記特借史漢之膚髮以爲工而於斯人之神理或沓焉而未之及此僕所以商其兄云云而不敢妄

爲之屬筆點綴於其間也夜聞兄所云歸輒勒草如別紙據愚見業已刪其複者雜出者并遺其繁蕪而無所事者於先君子平生本末或稍稍櫛絲入杼得其什五竊恐兄又不免謭陋之厭且疑其非史非漢而或以爲罪也如何如何僕嘗覽中峯禪師所爲對鏡而像而自爲贊二百年來猶令人神思飛越若睹如來者僕拊掌大笑曰世之學士作誌傳恐亦須如是始得其解也不審兄謂然否

復王暘谷乞文書

僕以病客臥苕上久矣忽獲公手札并詩刻及品

茶記與種種惠遺譬則相如之渴而飲之以金莖
之露者感刻感刻讀陽湖紀畧曩所從公席上觴
畫山川之概巳稍稍襟帶間特其圖閒使者巳授
家奴猶未及覽也夫古之善記山川莫如柳子厚
子厚材固雋然亦以朝夕鉧鈷愚溪間故得以恣
其盤谿遂谷飛泉峭壁之好而肆焉以為文苟不
得於其遊則必及於其圖庻幾恍然神遊也不然
則未免犯古人所稱不得乎其心而為言不得乎
其言而為文者之戒恐終屬恍惚不能刻畫也雖
然公之向平之度則翩翩乎古之人矣僕不能文

姑遲東歸爲公記之秋深木落當囊稿以獻也不盡不盡

與翁司馬書

頃於檇李道中偶逢麟陽宗伯官舟稍及口畫嚮所聞者於今杳無音耗特括蒼永嘉一帶道路之人猶稍稍訛言耳然閩　中朝別以建言者榜募膂力敢鬬及知兵略之士雖未必得否抑足以少戢姦雄者之心而默褫其魄使有司能借此從中網羅且推心腹以待之亦一奇也如何如何如何

與胡叅軍書

先司馬公没且十餘年於今猶附殯宫中外百執

事猶不及請　聖天子如古者所築祁連山及

給秘園之器以葬此　國家缺典也吳越間數十

州郡無不人人抱痛持悲祭欷太息而不能已者

而況我輩一二肺腑之交乎頃者戶部所下覆勘

軍興云云浙中諸使君頗汹汹動搖令弟錦衣過

亦危且懼矣已而幸及中寢盖亦以監使者朱白

野公故知先司馬公曩爲御史時會先司馬公逮

繫業草疏論捄已而聞　世宗詔釋不果上而

其所爲先司馬公切劉向陳湯之訟者耿耿也僕

以此稍及從中關說之又繼以大義折之而此君遂及釋然他如杭州守吳韞菴公所中持處亦多韞菴公殆長者其仕浙中已久習聞諸將士吏民者家戶而戶祝之口故不忍以拂公議耳非特州里之共而已也近擢溫處兵備僕贈文亦以此壯之敢并錄覽且以見我輩所持天下之公而不忍沒其善耳嗟乎僕衰颯甚矣恐不能久人世所願

聖天子早採臣下之疏禮葬先司馬公而僕得抱文一哭於其墓以雪百年之痛此則沒且不憾者於今未及也如何如何如何

與宣府中丞張崌崍公書

言別已久夢思毋忘且以公之才與望按節東南者幾十年于兹矣而數坐事他徙倏躓倏起俄而河朔俄而上谷天豈異公萬里驛褁材顧欲使之越國過都遍封疆歷險塞邪然而天子盛明虜因內欵幕府遠近之郊胡馬且不敢南向而牧矣公秉鉞過之得無如羊開府所謂輕裘緩帶其間者乎抑亦有横槊賦詩如樂府所載出塞入塞諸曲於以思猛士而拂鐵衣者乎故人不可見而故人之襟期英爽大略從白鴈三秋時時流目也

僕年且隣七十鬢之雪而肘之枯者久矣綰帶之
思已屬隔世郎如公旦夕內召當在肘腋政府僕
竊欲載望顏色瞻節旄大都不可復矣兹因見姪
輩從吏大同近且携家過之道出幕府敢爲書以
獻稍通丘壑間尺寸之私云耳不盡

與許敬菴吏部書

董懋德同知公福祉且聲問奕然甚爲欣慰然而
以公之賢與才又屬科第二十年矣嚮嘗贈公詩
云同舍半開提督府故人已挂少師章葢歎國家
用人不免如昔人所稱積薪之喩而公之譽望所

嚮何以不聞當塗者亟爲推轂也豈楊子雲頹然聲利之外故中朝之士從而厭之邪太息太息今年湖中舉進士數獨倍往時南宋而還似屬僅見也公於同鄉號稱祭酒幸時時夾成之董甥及表弟錢繼修知公舊屬世講一切刮磨更望加意聞繼修年雖少其卓然特立處綽有𨓜翁家風茲固同志中翹楚也

與沈少林殿撰書

僕聞未同而言古人所戒况衰朽之年譬之秋林之萎蘙矣豈敢強顏冐譏輕爲尺牘於賢豪長者

之側所特者先公令獲鹿時僕以左遷洺州過焉辱先公食我於羇旅康我於郎次賜之以綰帶之交者舊矣已而先公入御史臺按節閩楚之間而僕亦隨還舊京南之粵北之河魏宦遊之轍杳然不相及而其兩相襟期而願以古之道共爲砥礪者固耿耿也不審公過庭時抑嘗聞其氏名否乎頃者　天子擢公賢良之對以文章領袖海內僕私爲吾道喜然猶未之悉也客過山中者又稍稍口公慷慨倜儻不獨區區文章之雋已也間籍累朝以來首大廷者枚指而畫之大較公之器識

澹泊似張公子韶凝峻似王公鮐齡而以古之道抗顏執政則又與本　朝羅一峯或不相遠他所急故知輕千金聞鼓鼙之聲烽燧之色而介馬疾馳則又似古之布衣節俠殆世之異人也嘗聞太史公傳晏嬰於異代猶願爲之執鞭而況僕附公同時而奮且州里之近齒相錯間又獲從遊先大夫之後而敢或自外乎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黃鵠搏九皐而遺之以音則鴟鴞鷦鷯之在樊也猶爲延頸奮翼而側耳以和且鳴幽蘭杜若之在湘江而挹之以輕飇也雖蓬藿蕪蘼亦不覺相爲

曨靄而紛郁者固情也濮武康又稱公於青囊最深喜覽佳山水近且欲過湖中焉僕當邀山靈以俟

與胡舉人朴菴書

僕少時頗以舉子業自喜而世之學士大夫抑或以僕當竊一高第也已而鄉會試諸有司抑嘗首擬竝不果此固數之偶不偶介乎其間而僕抑自恨於科場中殊自有失着也近年來舉業已多務新奇每一放榜一番炫眼抑不知舉子業故起於王荆公所厭詩賦取士而特設經義以求天下之

士蓋即漢人明經遺意也而世之士既競以新奇相高於經術遂疎而不講鹵莽闊略而怪且幻矣近於見曹輩得執事所中鄉試卷讀之中間文調雖不免與世之務新奇者相矜而於題中肯綮則大都已入宋儒箇中髓處矣惟其新奇從經術中洞關竅櫛骨理譬則孫吳之治兵本之正以出入變化百戰百勝無不如意未有不以詘天下之敵者幸兄愼自愛古人以未同而言爲戒然僕夢思不忘左右故不覺潦倒至此皇恐皇恐

與沈鐵山書

承借商子及曾子固隆平集二冊謹以返上商子
更法等篇太史公已載之史記其他篇什恐非盡
出商鞅者以其議論龐雜非盡商子本旨也曾子
固所紀豈亦有志於纂當代之史而爲之者然其
紀聖緒以下或及官名行幸而不及括太祖太宗
所罷藩鎮及建州軍草創之畧其紀宰臣參知樞
密使或及其簿書毛瑣而不及其出入將相之大
又如夷狄及他僞國等篇亦多草草其所當契丹
歲幣與西夏或臣或叛不一此皆所關宋朝利害
之大者中多遺漏豈子固特零星綴葺稱官野史

而爲之者而未及成書邪況書多訛字不可讀不知江南諸文獻家倘有故本可得參訂而別刻之否亦後之竄修宋史者之助也不盡不盡

與翁司馬書

姪夔還得公報書并聞公開帷而見攜之刻骨刻骨秋以來星象示異遠近訛言巳而聞公卿以下多易置者客或傳公且代張元洲公爲太宰僕於病榻舉手加額曰此宗社之慶也巳而不果又數日客傳公改南司馬僕又舉手加額曰雖未及領太宰而南司馬故參機務　文廟來故所稱留

守者　　武宗末年國家多故執政諸公特疏喬白巖爲南司馬已而寧藩舛叛　車駕南巡諸權璫扈將殆鼎沸矣而卒賴以無恐公之茲權聖天子及一二執政大都在此願爲努力僕按天文占近日星異恐屬可憂者况南州遠近厚爲訛言私相煽動頃復有客從永嘉來且傳冬十一月江之鯉躍而雲飛者三其大如巨艦長可數十丈從空中揚鬐掉尾行數十里而後下海也又一日有傳海馬入城市者已而郡太守令獵者捕之及以入於監兵使則又類羊也海上人並未之習覩

者或謂孔子入楚嘗識商羊爲水災豈其似之譏

祥者君子所不道然大畧並陰象也太史公嘗書

河魚大上魚鱗甲之屬也故爲兵兆　聖天子

在上賢公卿翊戴日月之際知　國家萬萬無恙

然公爲重臣華博習材賢按古今覽名實不特南

都根本之地而已卽如徐邳江淮吳越閩楚之間

一切阨塞虛實文武吏士恐當一一料理以備不

虞僕玆言非特杞人之憂已也公方藉中外之望

於故人知已不得不僭及焉皇竦不盡

與王沂川舉人書

僕少附我公文章道誼之交其所相與砥礪行業上下古今者不特世之區區宴遊盃酒而已也已而僕起家宦遊多坎壈不偶昌黎不云乎動而得謗譽亦隨之况故所忤執政者方席天下名利之權以快恩讎不特擊之仕路暨及其巖壑之間而媒孽之彈射之又從而網罟之僕故不免僇辱幽囚今且白首終焉已矣而我公之才譬之于將鏌鎁其所薄日月干斗牛而耿虹霓者何如也世之有司操尺寸之繩墨以格異其材遂使海内名流如我公者於今猶垂翅而不進公亦輒自悲歌慷慨

發憤於古六藝之遺其所上採孔孟下述風騷以
來百家之旨鼓鑄而折衷之一切著述或及讀或
未及讀大較足以要之不朽矣然則天之所以豐
公之材而嗇公之遇得無在此乎嘗覽古之奇崛
之士荀卿韓非以下其所不偶於時而著書以自
表於後世者何可勝道也然則僕之罪廢之餘於
公又降等矣何者進不能爲國家建萬里勳退復
不能附公輩如所謂秋蟲者爲一丘一壑之吟以
自遺於身後甚矣其可悲也已近見公所爲序縉
紳先生之刻并其相與往復書僕竊奇公之氣與

公之言竊願拿舟海上從公遊且得探公東望扶桑北眺碣石者之深不知其肯許我否也

與翁司馬書

頃入西湖飲元洲太宰園亭相與口晝公所以虜中外之望者不勝爲國家慶俄而傳邸報者過廼知公且坐詆頪　天子聖明已及留用矣然不知詆者之口何指也又不勝爲世道錯愕綦獻不自巳間按古今傳記所載臺諫故事大較盛明之世納忠乘輿汚濁之運疾攻權倖而兩相半則附君子者多攻小人黨小人者則毀君子然君子而

孩毀則必其材智繫天下之望而所自禔身者或疏唐之姚公崇宋之宼公準是也其勳業荷天下之重而所處名位者或極唐之裴公度宋之文公彥博是也不然或好著文章多所譏切則不免忌口如歐陽公修或起單旅多所誅戮則反殺機如近代王公守仁廼若我公之禔身若畫錐而引繩也其名位雖列尚書猶散地也間發爲文章所不欲自口者而單旅之柄又未之及然則以公譽望籍謂海內縉紳學士無問識不識當共爲延頸舉手以亟其柄用者而彼區區者詆口胡爲乎來哉

僕雖罪廢其於世之賢人正士之得志與否未嘗不共欣戚而於我公今日云云則又多所刺心不能不爲疾首蹙額於其間而竊願聞於左右也故敢以書問

與王敬所少司寇書

僕不量少好著文章及繇吏部左遷稍益發憤間陳古六藝及莊荀晁賈百家之言而伏讀之妄謂文以載道道也者庖犧氏以來不易之旨也孔孟沒而聖學微於是六藝之旨散逸不傳漢與壁秦招亡經求學士雖不敢望聖學秦之所燔始稍稍

出其爲因言析義考究異同故西京之文號爲爾
雅而魏晉以還惟唐韓昌黎愈柳柳州宗元宋歐
陽學士修及蘇氏父子兄弟曾鞏王安石輩之八
君子者賦材不同然要之並按古六藝及西京以
來之遺響而揣摩之者其在孔門不敢當游夏列
而大略因文見道就中擘理盖嘗就世之所稱正
統者論之六經者譬則唐虞三王也西京而下韓
昌黎輩譬則由漢而唐而宋間及西蜀東晉是也
世固有盛衰文亦有高下然於國之正統或爲偏
安或爲播遷語所謂寖微寖昌不絕如帶是也其

他雖富如崔蔡藻如顔謝譬則草莽之裂土而王是已况於近代閩人學士乎哉僕閒嘗手評次之爲八大家如別冊妄臆鄙度已載總序及諸引中不審公謂然否僕嚮嘗共公論　本朝之文如王文成公論學諸書程朱所欲爲而不能者諫佛辭爵江西田州諸疏漢唐以來未之睹也公獨點頭而海內學士大夫之好文而雄者聞予言頗共非笑以爲無當予故於八大家凡例末稍爲及之而姪桂讀其書頗篤好而欲梓而傳之欲借公一言冠之首以爲重於世公倘無拒非獨八君子者大

振斯世于謭陋或得併附以見而斯文之未墜於地亦可繼襟而上也已

與舒憲使書

僕罪廢已久譬之秋林之萎蘙矣而公下車來頗憐舊嘗待罪南粵抑或問數尺寸於其土而曩之奪官或非其罪也數於伏櫪之駟而顧盼榮欷焉僕之感公知已之誼多矣今公擢爲河南按察使以行河南者僕舊所宦遊處也而公按節過焉以知已而歷所舊遊之地其間感慨蕭瑟情思特多頃者歲十一月以來氷雪異常商旅野殍甚且鳥

獸花卉竹木下及遊魚蟄蟲之屬並爲凍冽摧折而死者湖之北有具區爲震澤方五百里郡邑長老未嘗有及見其氷合者今且危檣巨艦所嚮氷涸薪火阻絕中流羈氷而重負者殆數千人焉遠近驚駭僕竊謂五湖之間故不與淮北同何其陰凝亦至於此及近讀邸報大略不獨于五湖而内自輦轂外而邊徼踏河踰泗以南其所困於氷雪之非常者不可勝數矣僕嘗讀洪範之書曰急則恒寒竊疑今　國家中外之所嚮風而州郡之所習行者得無其傷於急已乎不然天人之際自古

記之何其故所聞與今所睹駭愕舛盭遼至於此而河南者中州也古所稱天下之樞也公今乘軺方春過之倘惘中外之急特按古月令方春布政故事與賢釋滯一切以宣鬯主上德澤爲意則中州之所行四海九州之所環視而輻輳者然則使節所嚮天殆有隨之以暢惠風者已僕竊欲擬爲一文以贈公附之衣帶之間以申離別之思而歲之除夕從茗還家輒觸寒而病旬日來晝夜咳嗽喘息不接此所以於公之行也既不及爲飲餞道左并其所欲爲一言以贈者且不能焉古人

賦別黯然魂銷僕臥枕席間情竊遑遑也茲特强爲濡毫具書如左嗟乎僕亦困於寒已伏惟垂憐焉

與潯陽董宗伯書

公以九秋由西湖泛胥江南登釣臺而入雲巖之深忽已中冬而氷雪矣其所泝煙波捫霞嶠攀芝磴摩石幢俯仰嶇嶔吐吞日月古之所謂羽人不死之庭公且遍歷之矣洪厓王喬者流公曾及逢否僕願鼓枻而北將以扣公之深貌公鬚眉紫氣之間而竊有請也顧方卜亡婦葬事匍匐入山而

公曩時所賦歌於黃庭內院而貽之冊者僕聞贈
之大都唐之音響也茲遊也當必再倍之矣故特
先為遣使解公之裝而縱觀公所為遊仙招隱之
曲願無靳焉客有謝中台者少以高才生名於時
今且博習青囊而獨得其深貴同年陳方伯敬亭
公移書推之門下僕近與指畫山川往往於世之
所狗眉髮形似之間而超然於其性情骨理之深
者已故僕亦為一言以從諛於長者之側然公再
遊雲巖以歸則其所及異人擘畫當必有兩相印
而無逆焉者不盡不盡

與朱職方書

執事之移官也僅及南北書相報者再而執事以名才而入省署其所掌內外封疆及諸將帥所提枹鼓而謹斥堠習戰鬬其相短長緩急處當必有爲　國家建石畫而貽訏謨者僕既坐罪廢不得與聞執事所從畫省中視草銘柱之詳而所自以衰年與二三社友杖屨於泉石之深嘯歌於薜蘿之叢相與朝且夕者特煙雲麋鹿焉耳而執事倘亦不之知也一在日月之際一在吳越之陬其不爲隔越非書之所思則夜之所夢耳頃浙中戍兵

鼓譟事聞　朝廷間除其一二首亂者而安其反
側飽其餱糧似無甚難料理者特江以南年歲數
侵田野多困自保章告變以來訛言數起妖眚近
訌諸州若沸羹　國家承平世久草莽覬亂非
廟堂之上於小民疾苦破格拊循而所遣軍門一
切兵食盈縮翕張聽其便宜行事不從中制恐多
可憂此於　國計所係匪小而老夫所側身北望
者也執事官不過五品祿不踰百石然名動　中
朝材擅四海而機宜所發屬肺腑心膂之間其可
多讓乎哉先輩劉忠宣公大夏一生功業大較從

郎署間起竊特知巳故敢盡言如此伏惟留意焉

復王敬所司寇書

春深覽邸報知兄丈坐搆去而僕之歉悒欲獻者乆之累旬日感額縮肩不自已見曹及他相知者並謂僕曩去官時猶不至若此嗟乎天生豪雋不羣之材當爲國家建卓犖不世之業僕少時猶不免沾沾自喜況忤執政者三彼所甘心葢有深於涉渤海而險於臨太行者僕方以奪官爲幸也故內自量其技之薄而外復安于數之奇以爲譬之瓠落云耳廼若兄丈僕毋共知巳屈指竊謂古所

稱海內無雙者塡勘邊二疏並今　國家石畫世所未必知而亦世所未必敢言者今忽廼爾豈節以此坐忌而蒙詬邪嗟乎我知之矣賈生所爲痛哭流涕及鼂錯所上兵事積粟及募民入塞諸書到今來猶震耀世之耳目然而絳灌條侯以下卒不容之朝廷之上蓋自古記之矣詩不云乎天寔爲之謂之何哉餘所欲言見副札

與吳崑麓國子助教書

言別來已十數載而僕之鬚既白齒亦搖且落非故吾矣而竊思崑麓曩年之氣譬則千將之薄雲

胥而犯牛斗者也其猶當時縉帶而促膝者之舊若將與晉雷令張華輩相爲吐鍔露穎已乎抑亦聽其土之汨而翳之蝕也乎以公之文不及舉進士出而服官復落魄多不偶海內無不爲公扼腕者然楚之荀卿止於蘭陵令漢之賈誼董仲舒止於相長沙相江都相膠東天之豐其才者未嘗不絀其爵與名位也公得無爽然自失乎而况聞諸公子翩翩漢庭且以收公未竟之志乎若僕則年已入衰而長兒積項復没公之下覩故人所爲分痛而抱酸者何如也雖然僕抑棄如破甑不復顧

矣曰惟擁膝支頥聊爲閉戶自吟耳公其有以憐而教之否

與甥董進士書

南宮捷音一至兩肘之間殊覺翼翼而飛也已而再聞　大廷之對傳臚殿中亦可謂始進者之榮矣雖然吾尤不能不厚望焉天之生材也甚難而君子之以其材成且全之以副天之所望也甚不易況筮仕之初譬則築室者之立址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莫重乎其始進當必內以審其志之所嚮與其器之所安外以考之古人之所不逮與今人之

所不能猶之射者之懸鵠於百步之外而吾將持弓審固以求其命中者而其大端惟在於明學術擇師友審去就夫所謂學術無曰世之博聞彊記侈膾詞章而已也須本之身心性情之間以求其安身立命之端次之練習古今之際以參之經世酬物之用其所讀書須先六經下及周程張朱語錄然後參之眞西山心政二經與宋名臣言行錄之類此則終身名業之案也夫所謂擇師友無曰世之縉帶而交斲盃爲歡而已也須於　中朝擇其海內人倫之厚望以爲之師於同輩中擇其抱

負非凡者以爲之友與朝夕講論又必降氣遜志
其閒斯則所聞者無非正言所見者無非善行世
之一切傾邪險詖吾之耳目不以濡染其閒諺所
云蓬中之麻不扶而直是也夫所謂審去就此則
尤所謂終身受用喫緊處也大畧自古以來世挾
雋逸之才而盛赫奕之望者固多借推轂之譽然
亦未嘗不叢側目者之忌其所推轂者未必能爲
我建不拔之基而其所側目而忌往往或自貽以
負俗之累矣漢之賈生魏之禰衡唐之王勃以下
並坐此願吾甥於此須按古來傳記所載及我

國朝名賢鉅卿其人弱冠立朝者後來終身事業作何結局其人蝸起一時者後來終身事業卒受跌蹉其人始雖蹇謫仕路稍屬遲徊已而資深望重並建名業其人始雖得志聲施當塗已而搆猜蒙詬卒毀生平此古之人所以寧爲璞中之玉以待世之刖足者之求蓋有以也以上三言不勝區區在吾甥固自負長駕不馭之氣而在令祖暨令尊當亦自有過庭承帷之訓吾猶不能爲喋喋者第以骨肉之間苟有寸知不得不倒囊傾囷而吐露耳其言雖不文而其義亦或有攸當幸吾甥命

童子障之臥榻之側稍代古者盤盂戶牖几席刀劍之銘焉幸甚幸甚

與甥顧侍御書

甥廵倉以來嘉湖蘇松間一切輓漕而輸稅者無問軍與民頌之如挾纊然及讀條陳江南民瘼十二事宜言言中肯綮切名實悉利弊吾曩覽甥所著舉子業連翩熠燿竊謂有舅家風及獲疏稿顧自謂不及也所惜者諸州縣有司或未必一一調劑如甥指揮耳而今而後願甥悉心國家典章及兩漢來到今名臣奏疏吾釋褐時第與三五同

志之士蚤夜鑱心於文章詩歌之末以相矜覆巳而譽日以起謗亦隨之及出綰印綬爲縣吏雖所嚮和嘗射一時之聲以馳驟於世要之淺心浮氣非古之湛深凝靜而致遠者之器於今猶自恨也甥之才譬之干將莫耶厚爲韜其光而斂其鍔愼勿輕以之截盤匜剸犀兕而割鴻鴈也董甥過亦頻出此與共商而教之如何如何

與董甥儀制書

年踰七十吾方愧學不聞道偷生於世耳故以懸弧之夕囊一劒一瓢以自逃於西湖煙波之深絕

賓客遠交朋而兒女輩一切稱觴上壽並不以及
甥從日月之際顧貽我以書惠我以綺縎兼金之
賜慙謝慙謝比來藉庇亦多康食第汝母從去秋
來多病臥時起時躓令我怮怛而四月初六妹氏
以產難亡矣又聞甥所生孫女亦以疹亡酸惻酸
惻比來省中視草暇一切學問文章日進否傳曰
仕而優則學大略古之豪雋之士須於學問中刮
磨洗鍊令吾心於進退古今囊括宇宙時時有下
手處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聖門所謂憤與
樂兩者如環然慎勿悠悠虛過光陰也

與王敬所書

近攜最幼兒附仲兒之廬以居盖憐年逾七十謝一切賓客姻族蓬其首垢其面而托古之灌園叟以息機於其間耳日向午從臥榻起忽得兄所遣省廬者之使移書覽之驩然如揖雲將於其堂而與之語也且嘉且驚嚮所謂初聞兄罷官之報不勝感愴非爲故人區區升沉顯晦間也僕少頗自好願附古之勳名之士翺翔當世然既以之自好亦以之好天下之士共爲同心戮力饒志盛氣於其間者及僕忤世坐罪廢而竊聽兄譽畫古今指

揮得失其所洞中關肋剖析事機於今海內無雙者而世不察卒以莽伏彈射者之言點汚而去之又從而錮之謂之何哉莊生所云龜之曳尾於泥者彼固一道也非僕與兄之旨也僕幾擬過兄所將邀兄共尋石梁之勝拖躋而吟掃巖而嘯及聞沃洲公之變僕且往哭於其家視其孤收其遺文於以東過海上也顧秋以來病往冉至今而來書所諭西湖秋社之約令我兩脇頓翼而飛矣非僕尋兄兄即尋僕也

與吳悟齋中丞及姜鳳阿祭酒書

言別來忽已深秋近獲公從石門道中所寄書知
公與鳳阿公同過華亭且轉西湖矣此則兩公者
向平康樂之遊也僕豈敢後特兒女輩並臥疾牀
榻間僕未能遽棄去相從然世之所矜西湖者大
較特在煙波游冶歌舞綺麗城闕逶迤樓臺蔽虧
他如孤山六橋漁梁荷館之星羅而褆綰者耳然
譬則臨池窺妝者之淺而已南山之南北山之北
山愈深則泉愈冽而其谷愈幽薜荔女蘿之所叢
鼪鼯猨狖之所宮琪花瑶草之所布懸崖塹壁之
所經甚且鳥窩之禪羽化之客相與攀鶻栖捫虎

窟而魚且鉢於其間非特學士大夫之所不及遊
抑且樵斧漁罾之所不能徧者兩公過焉知山靈
必爲掃雲翳排霧氛而待矣寧能裹糧而食肘瓢
而飲借榻於壑絕者之廬或混緇流或擁黃冠或
嘯泉石或狎麋麐爲旬日匝月之遊否乎知兩公
此行當及減騶從避姓名杳然長林之深而不知
其所之者已兒妾輩稍謝藥餌僕將躡蹤附景而
追隨之而人或不之知不能以吾告幸兩公所當
巖賦而竹吟處被時日題識其旁俾僕獲抱巖而
呼穿竹而尋僕不能即兩公兩公當或即僕僕雖

衰且老猶能為兩公記玆遊以貽後之好事者也

與潯陽宗伯書

適有客攜繪畫屏障者過山齋其一則王公貴卿所擁曼姬者百二十人而水晶之簾珊瑚之几與夫彈絲揚吹之歡相為掩映羅列於曲榭之間其一則牡丹芍藥五色熠燿文杏雕闌紛錯若帶古所稱金谷者是已僕竊思惟翁之堂為稱當其廣廈之上微風泛瑟其宜一也騷人墨子分曹賦詩其宜二也珠履貂裘更席洗盃其宜三也歌梁舞檻塵蜚若隔其宜四也客醉不散夜半霜華其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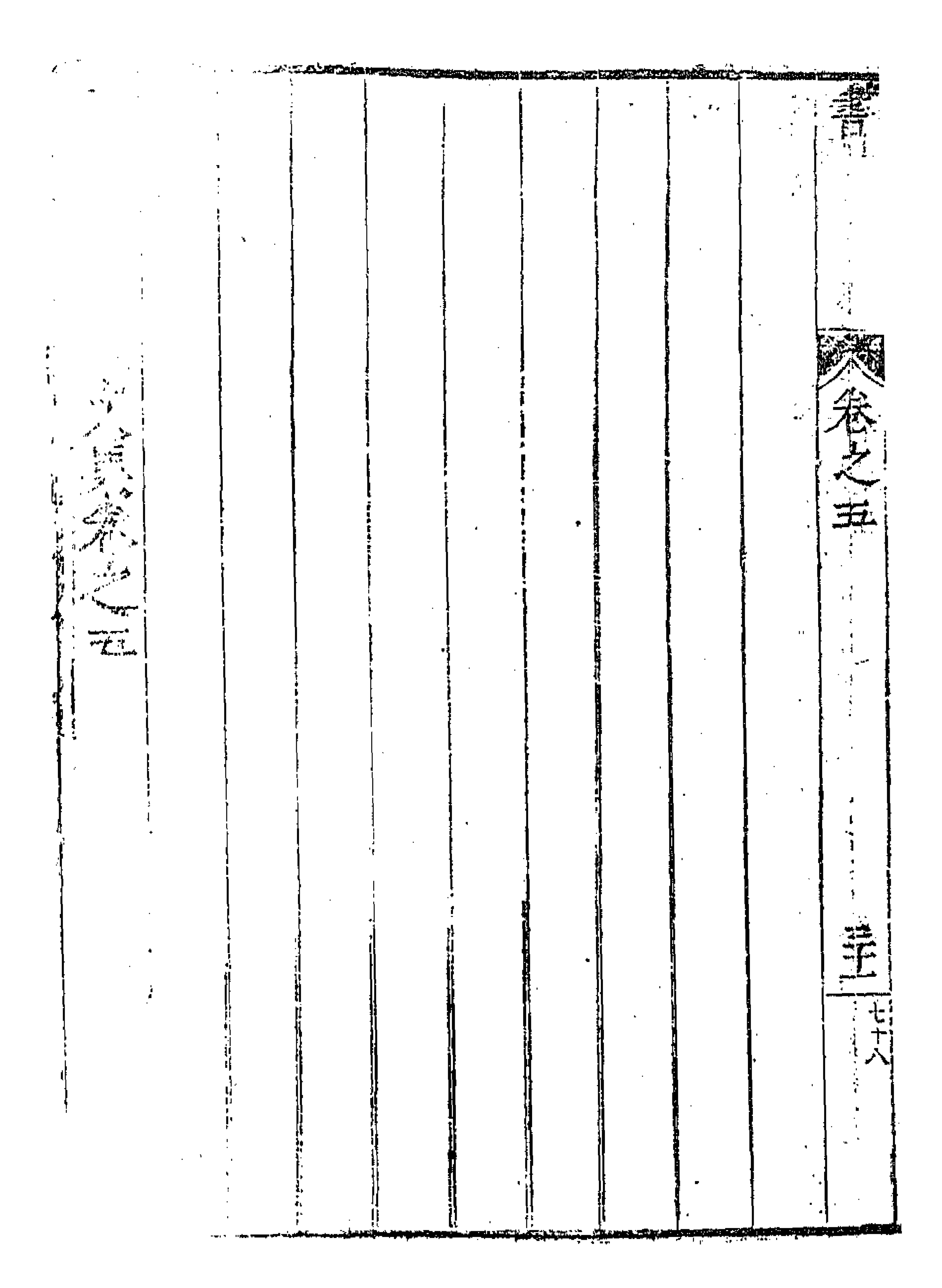
五也至於僕之如斗之室圖書雜遝所相與者綠蘿之影紫苔之色而已安所用之故謹爲引上兒令孫膳部自天來歸晝錦如雲賓客前列公得無賞而進之於以使我二三知已爲之縱飲狂歌呼盧唱梟其間否乎

與劉時泉司業書

秋間獲公手教且以覽鄉錄而不及知兒曹之叨第甚爲我悽惋而垂慰也然公旣以不列名而飲鬱則其以列名而鼓掌也多矣感哉感哉公由侍從過南雍已又旦夕當以學士召不然且領宮詹

白麻之拜行且次第而僕以七十老人內之旣不
能以其身容於　朝廷之上共公輩策勛明時戮
力當世外之又不能尋古之異人者流嚮山澤間
稍從熊經鳥伸之訣以習長生所自好者區區詩
歌文章之什或與山氓野老奕棊緡釣相朝夕耳
公得無憐之乎近覽邸報　中朝耳目又行震盪
一番茲固　天子聖明與諸執事嗚伏攀檻之
功也然其間指陳忠讜固多而洗蕩蒐薙抑過僕
甞讀漢書公卿列傳至師丹翟方進朱博等又如
宋史所次煕寧元豐下及元祐之際君子小人相

爲出入升沉未嘗不廢書而太息也何則赦鼎湍者抽薪爲上水擊次之不識公謂然否偶姪孫文炳過太學特具書問候稍綴通家子弟之末耳幸爲左瞻焉



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謝穎陽少宰書

僕謭劣無似所荷公道誼而骨肉之者二十餘年于茲曩者積見之沒聞公泫然飲痛者久之其所為書弔且慰者一字堪一淚今緒見獲以文章附弟子未席沒且臨風而悲悼之者如彼則其存且叨第而攜持之者何如也

與甥顧儆韋侍御書

甥昨臺中所建十二事上疏鑿鑿中名實按利害
聞蘇常以下並已畫一施行至於田地一則之條
此殆吾湖中第一喫緊利弊處萬曆十年已按行
矣近緣十餘勢人鉅室以吾甥左遷而遽爲變亂
黑白以淆之撫按諸臺之間甚矣可爲太息也然
聞撫按兩臺初猶中持專待郡縣之歸而爲衆決
數日來聞郡縣間爲勢人所刼外則猶爲好言以
謝百姓而內則密以勢人所授者揭而覆之兩臺
矣嗟乎嗟乎何吾湖民不幸之至此也請以數言
折之經曰底愼財賦咸則三壤蓋言按其土之上

中下而量爲賦之輕重法也湖之絲綿衣天下故
稱爲沃野而湖之絲綿從地出故利爲最盛且湖
之患在水而湖之圩田十年之內所被水而災者
六七而湖之地並高阜故其患獨無此外猶有一
日地田則以地而開成田其高阜故與地等而無
水患者也二曰蕩田則原係地額而介乎沼沚之
間淤泥歲壅此其高阜亦與地田等而無水患者
也大略地之所出每畝上者桑葉二千觔歲所入
五六金次者千觔最下者歲所入亦不下一二金
故上地之直每畝十金而上中者七金最下者猶

三四金圩田上者歲所入米二石以上中者歲所入米一石五斗下者僅數斗被水之年則無粒矣即如地田蕩田無論水與旱歲所入三石二石故其價亦與地相爲甲乙由此言之則地之賦例當從重而田之賦例當從輕三尺童子所不辯而知者只緣上產並爲勢人鉅室利其入豐而稅之約不恤厚貲買之此輩力能搖郡縣賄吏胥而下產則十年五七災者大略盡在小民既貧且弱無以聲之當路耳甥之去年此疏盖湖民所欲俎豆之者去年郡縣採公議而上之兩臺兩臺亦順下情

而行之布政司只緣建議者甥也而湖之勢人鉅室所私嚮而怨之者亦甥也甥偶落職諸所不便者紛然若蝟毛而起以反之矣蘇州閶則甚麗雜而太守王儀出而一之嘉興亦然且德清亦一則而我歸烏獨窘抑至此聞執政已洞晳安得偶儻之士而共議之也

謝馮太史書

僕無似獲從公西湖之上稍及聞公所品畫世之文章大略世之所競者譬則女之治容而鉛華也羅綺也與夫明璫而翠爵也而公之所指則在朝

霞也芙蕖也與夫凌波而鳴珮也僕歸以語之兒曹及帷中他弟子半解半不解然獨好之而數借公所指以程督其間顧兒曹以下或有志而表之逮焉頃者兒之試南宮也適公在事遽獲引之門牆之末豈以其鄉所半及解者而輒收錄之邪嘗聞宋元祐慶曆間士之以文章而進於天子之庭者非楊劉不以與獨歐陽公出而天下之文章始知復趨於古蜀布衣蘇洵老矣一日攜其二子軾與轍以遊於京師歐陽公知貢舉既錄其二子而并及其父之文章之名遂以擅當時而傳後世然

則僕衰且耄矣罷官來已三十年于茲不及攜其子出遊矣而公之録其子寵及其父得無老馬之伏櫪也且别爲噴珂跑地而悲鳴者乎杜甫有云每依北斗望京華僕於林壑所願隨明月而從公金馬承明之間相爲翺翔朝夕者殆什伯千萬也

與鍾文麓大尹書

傳曰上失其道民散也久矣僕附公綰帶之日淺知公不能深獨覽睹公舉子業非世所習勦䞇粉黛而已者僕每嚮仲文謂公異日必以吏業名世已而公中鄉試後絕去故時戚里稱觴者之歡匿

蹤閉關攻苦食淡益發憤爲文章及第進士抱牒
出爲令其所硜硜自好復如初甚矣公可謂卓然
力古之道而不惑於流俗者僕好古之道而不能
畢其志及聞公抗古之道而不同于俗安得不神
馳臭附於公之左右乎及公之令惠安也聞頗與
田野父老相爲吐哺僕固知公非今之吏而已也
惠安之吏民不能遮留公闔之持節使者相與飛
章上　天子又不能强請公今且不免更貿繁
乎夫民之情一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而曾
子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要之惠安之民此情也樂平之民亦此情
也公能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而一切世之作
好作惡不以雜乎其間則惠安之所需而行之者
固當洒然而行之樂平之鄉也又豈有二乎哉予
雖不知惠安與樂平據客所傳大較惠安之俗近
於痼瘵而所先者在撫字樂平之俗近於獷悍而
所先者在剸割然於剸割之中第能持父母之心
以爲痒痾疾痛其間譬之瘍醫者察蠹肉關血而
砭劑之耳孟子亦云必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夫所謂必如此者一切黜陟刑殺並出於民之情

而已不與焉茲即三王而上之政也又何有於今之吏治邪公行矣不能追公西行之車而共爲傾吐矣惟公以其所放施行於惠安者移之樂平移之上矣遺而久散之民而守之不變焉優柔以俟之公當尸祝茲土而異時甘棠之愛所與豫章江流川引而尸祝者百世矣茲固僕之私也不盡不盡

復胡敬堂大尹書

公之才練而深曩所發之爲公事業者以之援一科第當如探丸耳顧數困之有司而僅隸之貢然

卒亦以試吏部高等而綰　天子印綬出令英山矣今　國家制以貢起家爲令者非葬人桂林象郡牂牁僰笮之閒即西界隴右羌中而北徙金城玉關以及盧龍玄菟而東者也數其朝而謁郡廷夕而乘亭障所擁者非氈裘即湩幕所食而飲者非羶葷即蹲鴟僕嘗提兵百粤及經塞上縣大夫之抱牒而過者大較半雜傜獞之邑少夷猶者也而公釋褐輒令中州其去故鄉轉千里其所乘風土與服食也無相遠而公又以才之練且深者爲之端冕而南面其閒數有客自中州來者僕數

詢公一切簿書聽斷之槪客未嘗不稱善也抑有他使過陸合肥陸亦嚮使稱公嘖嘖不置也忽辱公所遺書及孳孳及僕之曩宦遊處所按行故事公得無於抱琴之暇爲陽春爲白雪而於以思我之同曲而聲稍應者乎僕抑使者治狀大較與客所傳及陸合肥所口授無以異甚矣公之得志而聲施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詩曰永終令譽願公以僕所闕久之或四三年或五六年無改其初則不特世所美璽書之召行且尸祝而俎豆於其土矣不盡不盡

與張督府岵峽公書

項戍兵鼓譟一節非敢稱亂也大畧此輩自海上烽燧以來前軍門所從遑急中外既困於島夷之力鬬內復厭夫調兵之凂得故募金衢及處州一帶掘山竊礦之夫要之漢所稱羣盜者之遺也當是時專閫者方提枹鼓急矢石故不得不捐厚貲以招之而此輩抑遂稍稍習戰鬬赴湯火所嚮亦時時摧鋒斬馘以爲功甚且謼司馬戚將軍挾之而閫挾之而薊上之人所驕而豢養之也非一日矣其中豐衣飽食載橐而歸什伍閭里轉相倣傚

父死子繼兄死弟及頻年以來東陽義烏諸州縣間棄累世斸山劖崖之業執戈爲兵什而五六矣無他習之所在其勢然也衆且謂大司馬胡公没後海上烽燧不至所從諸將戍卒大較其爲輕裘緩帶以相躑躅而嬉耳可無事者然省兵可也省其兵之食不可也彼既以其身耤之於官無復別爲父母妻子之養安得時贏時縮暴寡與時月糧外別給行糧間有推鋒破陣即月不賞之犒故衆貪而競前近既海上無事又從而於其所例給月糧之中去其什之二三甚而或給之又不以時又

從而以子母錢陰奪之焉獺犬鞲鷹肉食不飽能
不號而颺去乎近年浙中多盜亦大率坐此旬日
來或謂此中有飛揚跋扈之士不可不力除之否
則必多他變或謂事體已緩耳目已靜稍從月糧
中優以一二郎可無事愚竊謂二者皆過也　朝
廷有兵制軍門有軍政唐末藩鎮之禍百年搶攘
與五代相終始其初抑特起于戍卒耳嘉靖大同
之變當事者以拊叛爲名支吾了事已而首亂者
避罪入胡幸亂者乘瑕蹈釁迄於庚戌狂悖犯闕
此其一也近復有南都黃侍郎之變二三年間勢

屬鳥沸非李克齋中丞由淮上入領司馬痛爲懲創則其事亦不能遽安此其二也愚故謂後一着妄也至於此中疑有飛揚跋扈之士又屬過慮漢袁盎不云乎彼吳安得豪傑而誘之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彼並跧跽無他計者況公以中朝之望乘傳而出彼且落膽矣愚故謂前一着亦妄也據愚見彼其初特計出無聊譬之狂病跳躍已而痛定思痛自謂法在必死天威所嚮倘及宣言前當事者委屬處分未協則彼且感且怖畏罪不服公仍於將領中擇其稍能輯衆而不相猜

貳者令其自縛首亂其餘爲誘一切便宜覆以威
德此特在公七筋鬬也第其中必有陽爲效順首
鼠兩端而內實觀望傾危不測此其跡雖不可以
名坐而其中則爲胎禍釀亂之甚請公遲久而得
之亦遲久而後假他事以蒐治之蘇文忠公所謂
齒脫而兒不知大較愚見如此此事毛瑣不煩戚
慮特東南三十年來軍旅之騷驛兼之以饑饉之
相仍其役於官者上下側托節省減削過多而其
業於田野者戶口凋瘵餓殍相望妖星以後訛言
數起幸我公以石畫舊臣暫塡吳越非於一切無

名之征畫一條疏罷去則民漸不堪今日所急者恐不在二三跳梁之夫而在千里瘡痍之民引領而望公衽席之耳

與大司馬劉帶川書

言別來僕之形日以頹鬢日以抽白求公曩所習睹故吾者眊焉已什之五矣而客從北來僕時時覘問公起居客往往謂公特躍躁嫖姚間擁騎歌吹而田獵乎長林曠埜之間睨則鞚飛鳥狡兎以歸狠籍雜遝甚且無算古者秦風駟鐵所載諸什是也公之氣亦雄矣僕聞之不覺神馳且願隨南

風而從公蹀躞也偶過姑蘇逢張鹽使所攜健兒敢附書以候且欲公知僕雖衰猶能棹滄浪而行歌於五湖七十二峯之深與公載酧歎驕之槩無相遠者一笑不盡不盡

與杜靜臺節推書

聞公以南宮不第遽爾謁選不知者以公繫海內之望久矣第不當令鵾鵬之翮而從鴟鶚於藩籬也其知者抑且以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比年來髤乙科起家累官御史尚書郎及二千石而上甚且入列九卿或按節開鎮者數矣而僕之

愚則竊以公之學道三十年于茲信於昆弟友㢑
信於鄉黨朋友又且信於四方同志之士公今日
雖不及掇一第與世俗所尚者相馳驟然公特按
學問所自得處出之以臨民涖官出之以御下獲
上古人有言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又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以此日夕
孳孳焉鑱之於心砥礪之乎政事而因以念其本
原得力處他不暇遠引周濂溪程明道楊龜山朱
考亭輩其於仕路亦不及聲施當世然而州郡里
社間於今猶尸祝而俎豆之者不忘也先輩所謂

得志澤加於民一命以上皆是矣豈必世之所競曳紫綬佩金印叱咤風霆乎哉茲固公所自信而自好當不待予之喋喋者然僕有尺寸之愚不敢不以獻孔子曰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要之孔門所事者惟仁而至於從政則又獨挈果與藝達三字爲符固自有說也卽如孔子之爲司寇首誅少正卯墮三都卻萊夷一切作用固有翕張予奪其間而非世之儒生曲學所知者故曰仁術也幸公留意焉

與胡舉人論舉業書

舉子業一節淺視之似屬儒者末技苟於中極其深而研其幾古人所謂非六經之旨不以存於心而措於辭非吾所蘊之爲心而吐之爲辭粹然得聖人之至者則亦不能如百川之流行浩蕩而注之海乎故曰聖學以洗心爲功而舉子業亦當以鍊心爲案吾輩能鍊其心如百鍊之金之在冶斯之謂自得而資深逢原也請兄試舉其心而反觀內照之得無猶有砂礦鉛汞相雜而錯出者乎諸子一桂輩頗知發憤爲文章前問師友之最者僕首以兄告之僕之私不特爲子姪輩求師友於兄

以發指南之車抑亦倂欲邀兄過草堂稍得以其兄早晚相爲折衷其至耳

與吳鳳麓大尹書

嚮嘗痛故司馬胡公於浙有百世不朽之功而卒爲忌者所搆公議凛凛不於其提戈斬馘處當於其鄉發之巳而不偶豈　今天子明盛而日月之下猶有覆盆邪太息太息然所諭祠之學宮亦公之吏業一名案也萬惟明示以慰懸懸

與邵梅墩中丞書

曩年過壽先公獲從遊累日承公推先公之愛不

以鄙夷若將憐其世講之末深爲繾綣而骨肉之者公之德望矯然中外而海内人士共仰風猷僕瞻依雖切書問獨疎何者年入衰遲譬則維縶之翮伏蟄之蟲無從竦翅張翼啓坏伸吻而飛且鳴於賢豪長者之側耳頃者公領節出鎮荆襄適地方災荒公所請蠲開賑招流亡䘏困阨督諸州郡勞來其所全活者不知其幾十萬人大較與宋富鄭公之撫青州無以異鄭公抑自謂勝中書令二十四考而復有安慶一帶揭竿斬木之寇嘯聚流刼而南竄江黄以上公復提兵命將斬馘獻俘卒

及底定公非詩人所稱江漢之功者乎僕切嚮往
願爲公依倣凱歌附頌金石而恨以道遠不知公
帷幄間一切紆籌本末也如何如何

與費唐衢觀察書

公按節入閩而浙之將士吏民所提遺綏而奮報
懷挾纊而感恩者於今鰓鰓然如一日也而下走
則尤深何者人生世間知已無幾獨憐公且移官
入閩而下走之年日益衰以耄於園林泉石之佳
猶支離杖屨千里命駕一段勝緣大都作隔世事
矣惟我公宦轍再爲過浙倘下走未塡溝壑或及

絡帶相從銜盃爲歡茲則僕之所無忘眉睫也門生施可大以郡司理之最聞嶺南今改建寧同知起家乙科故其浮湛若此嗟乎抑騏驥於鹽車安能展千里之足乎惟我公首爲拂羈而飾騣焉令施子蚤爲著鞭茲則伯樂之所以空冀北之羣也不勝勤懇

與姚華麓憲使書

鄱陽詹君篠山世其父愛山所傳堪輿家學東望海上多異人且謂必有名山大川以孕毓其間以故抱靑囊通謁門下倘辱賜之緩頰而譚掉塵而

畫當必能爲公擇一牛眠馬嘶之地以報知己也

與趙麟陽中丞書

山陰趙生名紳者以繪事遊江海間僕衰且老獨於佳山水不能不時時杖屨出遊或及嘯且詠而趙生抑嘗盤薄解衣輒爲圖寫雲煙泉石及其巇嶮嶇嶔以歸而或有好事者載酒迎之共爲淋漓俯仰人或以僕輩恍然仙遊也毎恨獨不及候謁門下故請僕書匍匐以見不識公肯賜之末席否古之一介寒士依世之王公以顯技術者何可枚舉倘借左盼信生之奇逢而亦公之好士之一班

也

與吳悟齋中丞書

頃覽邸報知兒曹從事西臺僅及再旬輒入薦草稍聞　中朝或爲奬譽然據愚見得無犯古所稱沾沾自喜者之戒乎僕之區區惟願此兒進以師事國之元老如公輩退且兒事彊立博聞者於以上下古今討論得失持之以深畜之以厚茲則父之所望於其子而遲之異日者傳曰羽毛未成不可以高蜚學問未成不可以强仕伏惟公朝夕而誨督之二三年來臺諫諸君子及郎署間少年盛

氣者大較僉以　天子及諸公卿開顏納諍往
往掇拾浮言搖撼國家或傳中有行險陰賊者爲
之鬼魊其間甚非所以持明盛之世也不知見曹
知領訓誨否僕以淪廢既久於中外事不能諳習
然念見之深而憂見之切不無𥨊𥨊緦緦然者惟
公睠甫而教之不盡

上顏翁相公書

肅廟以來言路甚廣玆固我　君相盛德事第一
二年間其所懷忠持赤者固多而煩言亂聽者亦
起科場一節口舌更橫然　主上每爲優容相

公輩特爲解棼批劇而不以厭者宣德弘治年間
所不逮也東南州郡所被災傷僕年垂八十未之
睹抑未之聞者頃聞　聖天子破格寛䘏第涸
轍之鮒望恩西江閭閻父老尚深杞人之憂邇來
臺諫交章公車大司農業已題覆第不知處分竟
何如耳語曰東南民力竭矣唯相公留神焉

復陳五嶽廷尉書

巳丑秋得公子所從越州寄公所爲僕序揣刻者
手而讀之不勝感激踴躍歌且舞之公之所言豈
庖犧畫象以來文章之旨而僕少所自好抑妄謂

天地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學者惟本之吾心以求之六籍之深則固有釋氏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古之名家崔蔡左陸而下其材非不驚且猛也然於古作者之旨疑或有間蓋謂由其心之至而出而成聲則種種色色僉所以摹畫天地之化工而爲文之在茲可也否則譬之貧者之持鉢而乞市强者之行刼而剽路耳嘗共故唐太史荆川公面爲口畫合轍者什八已而荆川沒而世之豪傑雋偉者僉以僕所好奴隷之土苴之弁髦之焉耳僕何以敢望公之厚爲篤信而謬譽之者至

此然於僕則仲尼所謂竊有志焉而未之逮者於公則莊周所謂斲輪者之旨百世所不易者處嘗時聞公已過金陵僕輒欲移所梓公序文跨驢而走都亭或邀公於牛首燕磯之間稽顙稱謝而偕以出其自好而未之能者面爲印證也顧年近八十荏苒嚴登不能出門戶留滯至今耳忽辱手問及他貽示諸什驚誦且服玆特先爲片楮以復秋八九月間凉飈刻露落木喧蛩決當摳衣膝席以罄平生也

復王進士書

執事世家學以文章名東吳州郡間僕雖羨且耄嚮往舊矣頃者使自見曹宦郵歸忽辱執事手札併寄舉業刻三冊且屬僕爲批評於以梓而傳之僕手而覽之者累日大較執事於舉業已得其髓大者山立深者海潤玄者鬼瞰而中所自爲鈎奇釣詭非惟經生者所不能言抑且有不能知之者僕何敢贊一辭於其間哉第叅而伍之執事所自好於僕所見猶有小異者僕嘗謂舉業一脉蓋繇王荆公厥唐宋來以辭賦取士故特倡此經義以攬天下材茂之士妄謂舉子業今文也然苟得其

至郎謂之古文亦可也世之爲古文者必當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爲舉子業者亦當谿濂洛關閩以泝六籍而務得乎聖賢之精而不涉世見不落言詮本朝獨王守溪爲最上乘唐太史葷間亦從而羽翼之而執事且從諛僕集其大成過矣過矣僕豈敢當哉然僕之所管窺而蠡測不敢不爲知己者一傾吐之舉業一脉郎說經也歷代聖賢所自見處小大深淺不同傳不云乎太山之於丘垤也河海之於行潦也類也而學者郎其言而疏之爲文亦當按其小大淺深之旨而各爲支流而分

析之即如學庸語孟所載孔子與顏曾巳屬不同而顏曾以下較之游夏輩又不啻什伯其間敘事紀事問辯質疑星羅雲遝而世之競爲勦襲者甚且影響而蕪穢之不特楚人之爲孫叔敖者衣冠而巳往往田傭牧豎而富商大賈之飾甚矣其可笑也僕竊恥之然亦不免間知其非而或蹈之何者入會而不得不爲章甫也入宋而　不得不爲縫掖也此亦婦人女子之對鏡自照而復自嘲者執事之文雄矣振愚見所及抑不能不疑其或過譬之兵家執事所當與項籍鉅鹿之戰旗鼓相當

矣而以按之孫吳或屬一間也譬之談釋氏者執事所當達磨西來獨啓禪宗矣然於釋迦所首雪山苦行及面迦葉處又不知一一合乎否也故僕讀執事之文多心掉目炫而於什一之間猶不能不少有齟齬離合故敢先爲書以請而不敢於執事所刻草草鐫次伏惟執事垂亮焉

與趙定宇侍郎書

僕無似罪錮且久而公獨推先大夫之愛數爲挂之眉睫口吻間何其勤也頃者　天子且召公爲少宗伯不勝蛩然喜躍然歌且舞僕嘗妄謂士

大夫名業惟不同俗者斯能不干澤不媚世者斯能不擅權無他玄豹而濯之以南山之霧也而後其文章炳以蔚應龍而蟄之以九淵之海也而後其膏澤霈以沱然則二十年來公所繇文章侍從日月之際且進且退而獨矯然中持不詭隨不浮湛今之學士大夫所共爲望斗垣而瞻泰階者豈偶然哉　主上春秋鼎盛數以疾不視朝儲位尚虛四圍多故傳不云乎政且及子恐亦門下吐握焦勞之秋已引領引領不盡不盡

與周山泉督府書

公東山之臥久矣　聖天子採臣下言還之
朝請僕不勝爲　國家忭且䟻然而衰老之年嚴
壑之蹤無繇附青鳥白鴈銜書問候而公之博大
忠貞之誼蕭疎澹泊之襟未甞不溉於心而挂於
眉睫也頃者緡兒以僕患瘍不勝㷀㷀於是上書
乞疾來歸道出撫治辱公憐之又從而移書僕不
肖併及分俸以投之公得無故人綈袍之思而不
能忘者乎公之譽望冠中外　聖天子行且召
而席之樞筦置之左右參大政鎮中朝旦與暮也
而僕頽然衰白所謂去日長來日短如欲再爲縢

扃拔風素掉塵摧今古恐須屬之再生也已瘖言及此能無感舊而懷悲巳乎茲顓使齎書以謝外機杼聊以備公之授衣而家刻史漢鈔併詩文稿一編則以僕之鉛槧筆研間附上求教而抑且欲公知我之衰猶不致頹墮者如此不能盡所欲言

謝陳五嶽序文刻書

僕少不自量頗好習為文章詩歌之什願附世之騕褭而蹀躞千里鵾鵬而翻飛層霄也顧以跡之窘而翮之鎩寘之泥淖困之藩籬久矣辱公所序拙藁為襃稱而詮次之且謂或升古作者之堂何

敢當何敢當伏思　國朝以來詩聲起自高徐輩
凌轢宋元已而何李中興而邊太常顧中丞鄭繼
之薛君采朱子升馬仲房輩繼之嘉靖間張子言
高子業王履吉黃勉之唐應德陳約之許子春蔡
子木皇甫兄弟輩又從而羽翼之已而李于鱗輩
翺翺郎署互相標榜甚且叱咤風霆而噴嘯日月
也五七言古詩及近體以下不敢謂盡中律呂然
大較翩翩乎上附六朝下薄大曆矣獨於文章未
敢輕議宋太史後寥寥也王新建論學書及兵略
諸疏可謂千年絕調矣而江西以後猥視末藝節

如唐王以下頗厭何李之抗聲藻而略神理也稍
稍於歐陽曾王若將共爲翺翔婀娜其間然抑或
疲矣他操觚者輒呼曰某太史公也某班掾也世
之借耳傭目者一時不察共爲道聽塗說而附和
之然要之去古遠矣何則孔氏讀易猶三絕韋編
也達磨西來猶面壁者十八年而後折蘆東渡首
傳宗旨也文不本之六籍以求聖人之道而顧沾
沾焉淺心浮氣競爲拮据其間譬之剪綵而花其
所炫燿熠爚者若或目眩而心掉而要之於古作
者之旨或背而馳矣僕故妄謂　明興以來二百

乎行且有韓歐者出風行海流大闡斯文也公得無爲之欷歔憤咽其間於以奮袂而橫戈者乎若僕則衰颯矣公所云云蓋不能不愧於心而饞於衣帶者證具書以謝外刻漢書鈔一百卷班孟堅所共太史旗鼓相當或得或失處抑稍爲鑴許其間其所橫加刪削者特人物表而下及元后王莽諸傳大都雜之以曹大家輩所附者耳倘及塵覽幸爲批示秋深以後木落霜飛終擬跨一驢走候公於牛首燕磯之間縉帶膝席而聽公所折衷者不知其肯許否

與蔡南麓方伯書

僕罷官來垂四十年於世之縉紳學士不相及然獨聞聞公之道術德望傳所稱朝之蓍蔡國之典刑是也溉於心者久矣豈謂晚歲未塡溝壑猶及公復按節浙上稍獲望顏色瞻聲欬及聆高論雝雝乎道誼之深古人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內之領裹百執事外之綱紀四方者非公之事已乎而先師來菲泉先生之孫日拱日者過草堂數稱公過蕭山時時諮訪其子若孫及遺書所世授處併投之以金巳而再扣之先師令奉新時公甫

七齡然公以里巷長老所口其吏業故過其故里
誦誦齒頰若此仲尼不云乎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公之於故令猶無忘如此則公之仁心篤行可知
公之於其故里猶且煦煦然如此則其遺骸所埋
與其子若孫所零丁孤苦而爲之拊循提攜也又
可知顧其家索矣猶幸拱日者稍稍可以文章潤
其身而繼其詩書之澤者也四應省試未及擬一
第以公無忘先世茲且抱生平所著文若干什願
出公門下不知公覽睹之他日或可列公宮牆桃
李否僕少受先師恩最深其所被督教而以國士

許之者最亟故今於公所當引盻處不敢不上書陳謝而亦不敢不為其孫請謁也伏惟留神焉

與石東泉司徒書

縉見以僕衰且耄及聞去歲所抱瘍毒上書乞疾南還稍及聞公所席君相之知與中外之望當與前代名公碩卿相鴈次也不勝欣慰然而竊思今日時事之亟惟大司農與本兵而已或曰馬市以來邊備既弛在邊臣則倚以為長城而罷烽燧息刁斗且陰以縞繒相羈縻在北虜則借此為媒利而擁氊裘邀歲繒且陽以部落相恐喝於以恣狠

貪於其側而覬覦非常之變漢鼂錯所謂諸侯王不云乎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今日虜情得無近是乎　廟堂之上其所陽爲不絕者不得不在此而其所陰爲力鬬者不得不在彼然則七鎮之閒其所合各饒之以兵食而布戰將選銳鋒購死士襲部落非其所獨亟乎僕又爲公思之漢武帝元狩以後海內騷騷矣而桑弘羊輩不得不網罟山澤也唐明皇天寶以後乘輿播遷矣而劉晏輩不得不銖求鹽鐵也嘗覽公所疏請罷少府錢二十萬　主上

猶不從而況他乎近據福建所繳傳日本又嘗然
矣僕私計關白大約一梟雄耳或特威刼海上琉
球以下附近諸夷之貢而未必敢深犯也然聞福
建漳泉之椎剽少年其所竄入者旣衆當必爲之
鈎引嚮道浙之溫台寧紹及杭嘉以下至以波濤
魚龍爲州郡者也浙之督府亦不得不爲備嘉靖
以來其所晏然輕裘緩帶者已三十年而一旦起
而從事不得不首之以廣製烏艚船遊擊海上其
他所當別爲選擢鋒備火攻瞭海洋種種諸費恐
亦不下數十萬也及按庫貯特懸罄耳旦夕當請

內祭及停歲解或他借鹽司關市之入不知公何以待之僕內抱漆室之憂外切知己之籌晝不寧食夕不寧睫者固懸懸也惟公留神焉

與賀貞道星秀才書

公之才譬則與青萍也世之士固當識之豈謂又復荏苒留滯今年見董師友間脫穎已盡獨公猶抱卞和之泣耳然僕侍公知愛不敢不為一言大較公之文一切運格似臺閣冠冕處多而紙媚風流處少其所構思層閣繚垣處多而俯檻憑欄處少其所鑄辭魁梧奇崛處多而典則輕逸處少世之

之慧眼視之固當賞之怵目炫而他俗眼視之抑
或駭且厭矣科塲中俗眼者什之八九而慧眼者
特什之一二此僕十年前所嘗力剖肝腸面爲吐
露而公則所坐杜少陵之癖其詩曰語不驚人死
不休公得無近似之乎茲爲兒壻輩擇師席無如
我公賁兒公之舊弟子也而紀兒亦稍知慕公者
公倘不拒則不特明年而僕竊欲攀公遲之以二
年三年請公登壇而兒輩閉帷洗心以聽之願公
養成威鳳神龍之翮與鱗而併挈兒輩鶴鵠鯫魴
或及附之以蛺翅而點額茲則八十衰耄之所樊

香而籲天者也

再與石東泉書

寧夏之變數讀邸報所傳知上廑　主上宵旰之憂而下煩我公之從中籌畫其所盈縮緩急弛張逆順蓋有縉紳士大夫之所不及知而羽檄烽燧間之所不敢泄者督撫將校以下大較稍稍有次第矣但其圍城中一則　宗藩二則縉紳與齊從吏士而彼中狡且悍者挾之以沮軍與近讀詔書所馬上疾馳當已不復顧忌玉石盡以棄之之道全之可謂深獲要領而諸帥嫖姚之氣當什

倍故時矣不知近已奏功否僕衰且耄然少附朝請傳所謂與國俱榮與國俱辱茲固臣子所不忘溝壑而況公於中秉軸則又急故知其安危蓋有挂眉睫而切胸臆者如何如何

與兒縉郵唐比部後人書

丹徒縣故鄉宦唐公侃號默菴予令丹徒時聞其父坐負官庫銀若干繫之獄而公從諸生中告侍父於其側晝則讀書夜則擁護其父之寢食甚且夏無蚊帷而不敢輟扇也郡太守聞而憐之代為處補前庫銀卒釋其父而出之已而中鄉試不及

第進士授永豐縣令頗多惠政召爲南比部郎久
之以病篤聞予素習其清苦度無以爲殮也即曰
措四十金馬上賫赴病榻間而公已没矣其同官
蔡白石侯二谷諸公共爲且悲且歎即以所賫具
殯殮當是時默菴公之子已先夭所遺幼孫曰思
忠纔十五齡公平生不治家以授學爲業僅沙田
四十畝又以宦遊無貲以其田抵之門生某典史
公之喪雖還而無以爲葬也我又別措四十金因
約其同門諸友以義諭某典史典史君初亦慍色
而諸友共以義責之曰父母官既憐其清白吏捐

倖全若干矣而君以帷中弟子能奉越乎與吏君
遂以原券歸之思忠已而我復求唐荊川先生誌
其墓而又鳴之學使者祀之鄉賢又恐思忠年穉
且弱復請學使者給之衣巾守祠其事四十年往
矣今據生員卞可忠即思忠之娣子攜思忠之子
某千里哀訴口稱予陞任後諸生情呈諸臺使者
共爲移文優恤內開勘得默菴唐正郎歷官清苦
子孫不能舉火殊爲可念查給入官寺田三百畝
准令孫唐思忠衣巾奉祠其田坐丹陽縣地方去
丹徒既遠而地方佃戶朱学盛等朋職思忠之文

弱輒佔而奪之於是思忠訟之丹陽縣丹陽縣勘明給還而各佃戶之負隅而虎噬如故也非惟此田之不得業而故所業沙田四十畝併以訟廢思忠之喪今且暴露不能入土悲乎兩生過我左右聞之並爲持酸欷歔流涕而況我追思曩日與默菴公舊遊痛其殁而卹其孤者今困蹐若此能不爲之裂心疾首而泣下霑襟也乎今兩生之告猶幸於絕路中又得一線其事在少府高春字公郎見之同年而又相知之深者也見可爲我千里走使持一書上懇之我細思其田既屬二院所會案

優卹鄉賢者而爲地方佃戶所佔又不以縣官斷
還者而仍佔之如故無他諸佃戶譬則鷹隼之羣
也區區一守祠孫譬則雀也卽如春宇公以故事
行縣語所謂鞭長不及馬腹勢不能久必得春宇
公親督縣令共詣地方丈量明白立一石書本末
云云而別召附近殷實之家當官給立印信佃票
其舊佃戶朱學盛等按法重坐一二人以示戒庶
得爲久遠計而前三院所行併今高少府公所勘
當不委之草莽也不然高少府公陞任以去而其
事又當如浮梗不免漂流矣

與張丹徒書

曩在華亭獲接公謦焉及聆公襟抱古所稱大雅之士穆風醴泉令人挹之神解飲之罄懷者退而詢諸士大夫其所共爲語次之者嘖嘖不置口也今且以服闋再補丹徒丹徒僕四十年前所抱牒而過者時適比歲旱乾百姓掘草根斵樹皮以緩須臾之死僕所匍匐觸鄉絕竈而與老稚相吐哺者於今耿耿也然而登北固眺金焦則江流若帶潮聲若嘯而間與二三知己晏歌其間又未嘗不杳然淸秋明月之夜者公今過之得無按舊牘讀

殘碣而稍稍當公琴臺之側者乎茲以邑故宦比
部郎唐默菴公之孫過草堂敢勤書奉候默菴名
侃蓋躬古孝廉之道以勵末俗而非特今之人也
其病没於官而無以爲殮且葬而孤孫携喪來歸
也特篋中書數卷耳僕不得已爲之拮据其間其
詳在所獻高春宇少府公書中謹錄其副塵覽今
其曾孫應龍千里過僕蓋以僕嘗繕其葬祀之祠
已而撫按及督學諸使君所採風而弔之共爲會
案給丹陽廢寺者之田三百畝當是時邑之吏民
無不人人歌且舞之者豈謂其孫孱弱而其田又

爲地方數十佃戶所朋佔及訟之故丹陽公已經勘明而諸佃戶之據猶故也今其事在高少府公而勘明之後其所處分當倚今丹陽公朱景峯掌握間嘗聞仁人之卹孤也如襁負其褒賢也若尸祝其鋤强暴也又凜然斬蒿萊翦荆棘也高少府公當必轉牒景峯公處語曰中流失維伏惟我公轉達挈千金之瓠而投之焉幸甚